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YZLI0890114171

果钢

人民日报出版社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果街



YZLI0890114171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 梁衡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15-0336-7

I. ①假…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4087号

书 名: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作 者: 梁衡

出 版 人: 董伟

责任编辑: 许南方 朱岩

封面设计: 垠子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3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5万字

印 张: 12.75

印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336-7

定 价: 28元

追求一个境界

季羨林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国散文坛上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主张（或许是大声地主张），散文之妙就在一个“散”字上，信笔写来，松松散散，随随便便，用不着讲什么结构，什么布局，我姑且称此派为“松散派”。另一个是正相反，他们的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我借用杜甫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称此派为“经营派”，都是杜撰的名词。我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

我窃附于“经营派”。我认为，梁衡也属于“经营派”，而且他的“经营”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非同寻常。即以他的写人物的散文来说，一般都认为，写人物能写到形似，已属不易，而能写到神似者则不啻为上乘。可是梁衡却不以神似为满足，他追求一种更高的水平，异常执著地追求。但是他追求什么呢？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名词。我曾想用“境地”，觉得不够；又曾想用“意境”，也觉得不够；也曾想用“意韵”、“韵味”等等，都觉得不够。想来想去，我突然想到王国维的“境界”，自认得之矣。“境

界说”是王国维论词的新发明，《人间词话》有很多地方讲到“境界”：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境界”，同“性灵”、“神韵”等一些文艺理论名词一样，是有一定的模糊性的，颇难以严格界定其含义，但是统而观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这是一个富有启迪性、暗示性、涵盖性的名词，上举《人间词话》最后几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现在从梁衡散文中举出一个例子来。他的名作《觅渡，觅渡，渡何处？》是写瞿秋白的。瞿秋白这个人才华横溢，性格中和行动中有不少矛盾。梁衡想写这样一个人，构思了六年，三访瞿秋白纪念馆，迟迟不敢下笔。他忽然抓住了“觅渡”这个概念，于是境界立出，运笔如风，写成了这篇名作。

梁衡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自序

吹去尘埃，只见人性

这是一本尘埃落定之后的人物散文集。

尘埃的定义是什么？我没有去查字典。通俗的理解，一是表面，二是很轻，三是多余，轻附于表面的多余之物也。生活中有尘埃，如桌子、地板上的尘土，所以每日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庭除。还有一种是历史的尘埃。有许多的人和事，当时十分热闹，但经过十年、五十年、百年、千年的沉落，大都变为尘埃，浮在历史之上，经不住后人的轻轻一吹。这一吹见到了什么？先是那些重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再一吹是事件中的人物；又一吹，吹尽黄沙始见金，是这人物的人性，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人性。人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创造了人。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人性、人格的锤炼，人也在进化。在读史中，我发现，对于后人来说，大约只要过了五十年，事件得失、阶级对立、个人恩怨都会淡化，而留下来的最深印象是那些人物的人性、人格。因为这些东西总在刺痛或者召唤着我们，在指导我们今天怎样做人。

我最初是从山水题材步入散文创作领域的。我曾很努力地创作并研究山水散文的理论，不能说没有成果，如《晋祠》等篇入选中学课本，有的还刻碑勒石。但再好也只是在对山水的审美层面上打转，没有直接进入人的灵魂。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对我自己，更大的震撼是在开始了人物散文的创作之后。这个转折点是一九九六年我发表的写

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本文很快被收入中学课本，并刻碑立在常州秋白纪念馆门前。后来又有周总理百年纪念时写的《大无大有周恩来》，邓小平百年纪念时写的《广安真理宝鼎记》等。还有以历史人物题材的，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写李清照的《乱世中的美神》，写林则徐的《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写居里夫人的《跨越百年的美丽》，等等。这些人物，首先是感动了我，激动了我。有的我从小就读，读了几十年。进入写作时反复打磨，虽是一篇数千字文章，一般都是数年得一文，有的甚至用了二十年。发表后确实也感动了读者，不少入选课本，并被反复转载。如《大无大有周恩来》发表十二年来几乎每年一月的总理忌日都有报刊重新摘发。而像《把栏杆拍遍》，写的虽是一个离开我们已九百多年的古人，却仍让今人如此激动，一位军官带领他的战士集体朗诵，说感谢作家为我们武人立了一个传。本文也入选中学课本和《现代散文欣赏辞典》，而同名的散文集，已重印11次。《跨越百年的美丽》写的是一个一百年前的外国人，有的家长将这篇文章复印寄给在大洋彼岸留学的子女，有出版社也很快以此为书名出书，这篇文章也入选了中学课本。一篇人物，胜过十篇、百篇山水。有论者说到《觅渡》等文时，说数千字胜过一本传记、一本小说，这种震撼是我始料不及的。

是什么力量吸引着读者、编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呢？是这些人物的天性、人格的力量。山水散文主要作用于人的审美，而人物散文直捣人的心灵，作用于人的思想。在这些人物身上，无论是今人、古人，中国人、外国人，都体现了做人、做一个最优秀的人所必需的要素，这说明人性是不分古今中外的。而人性中的最光辉之点，并不是随时随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找到。它要有时代的际遇、命运的碰撞和岁月的积累，如同火山喷发、地震释放、尖端放电那样，要等上多少年，越过多少人，在偶然的时候，落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因为政

治是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斗争的焦点，这些人物就大多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有的就是处于时代漩涡中的政治家，而且大多有悲剧色彩。因为只有悲剧才能撕开现实给人看，而喜剧只是现实之上的泡沫。原子只有裂变之后才放出原子能。这些人物是在时代裂变中飞出的一粒粒传递人性光辉的火种。作家就要去寻觅这些火种，像传递奥运火炬那样，点燃后人的心灵。这些神圣的火种弥足珍贵，当然不能像野草那样大把地收割。要披阅历史，吹去尘埃，一点一点地寻找，如同踏遍千山万水，去寻求大自然中的奇景。“六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行行止止，上下求索，穿过历史的烟尘，取来这样一些零碎的亮点，这样一些历史的坐标点，献给读者。可惜不多，还得继续寻找。山水让我们享受自然之美，而人物的群山则把我们一程一程地接引到理想的天国。

拂去滚滚红尘，甩脱那些熙熙攘攘的事件，留下来作为人类文明史坐标的是那些伟大的人物，或者是虽为小人物却实现了伟大的人格的人。既然是历史的坐标，本书编排时在目录上都标出了年代，那是这些人物正当绽放出自己的光辉的时刻，而彼时正好也是历史的拐点。此外，在内文则选用一些图片，以增加历史的沧桑感和再现写作时的现场感。

梁衡

2010年5月5日

目 录

1	追求一个境界	◇季羡林
3	吹去尘埃，只见人性	◇梁 衡
1	特利尔的幽灵	
8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12	觅渡，觅渡，渡何处？	
18	清贫之碑	
19	你不能没有家	
23	这思考的窑洞	
28	红毛线，蓝毛线	
33	用其心还是用其力	
35	周恩来让座	
39	二死其身的彭德怀	
45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	
50	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	

大无大有周恩来	53
邓小平认错	68
邓小平的坚持	70
桑氏老人	72
谁敢极言	73
领袖如父	76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79
与朴老缘结钓鱼台	86
广安真理宝鼎记	89
百年明镜季羨老	92
以后这样的人不多了	98
武侯祠前的沉思	102
读韩愈	105
读柳永	110
好文章是怎样写成的	115

142	乱世中的美神
155	把栏杆拍遍
162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170	跨越百年的美丽
174	人格在上
177	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
181	关于写伟人
182	我写《觅渡》
188	我写《跨越百年的美丽》
189	《现代散文鉴赏辞典》对《把栏杆拍遍》的讲解

特利尔的幽灵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我不知道德文的原意，中文翻译时为什么用了这个词。中国人的习惯，幽灵者，幽远神秘，缥缈不定，威力无穷。看不见，摸不着，似有似无，信又不信，几分敬重里掺着几分恐惧，冥冥中看不清底细，却又摆不脱对它的依赖，大概这就是幽灵。

或许就是这幽灵的魅力，我一到德国就急着去看马克思的故居。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西南部的特利尔小城。那天匆匆赶到时已近黄昏，我们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一座灰色的小楼，在清静的街道上，在鳞次栉比的住宅区，这是一处很不引人注意的房舍。落日的余晖正为它洒上一层淡淡的金黄。我推门进去，正面一个小小的柜台，陈列着说明书、纪念品，门庭很小，窗明几净，散发出一种家庭式的温馨。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一张马克思像，不是照片，也不是绘画，是一幅用《共产党宣言》的文字组成的肖像。连绵不断的英文字母排成长长的线，勾勒出马克思的形象，我们所熟悉的大胡子、宽额头和那深邃的目光。我在这张特殊的肖像前默站了



位于德国特利尔的马克思故居

好大一会儿。一个人能用自己驰名世界的著作来标志和勾勒自己的形象，这真是难得的殊荣。

故居的小楼共分三层，环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天井。一层原是马克思父亲从事律师职业时的办公室，现在做了参观的接待室。二层是马克思出生的地方，现在陈列着各种资料，介绍马克思的生活情况和当时国际共运的背景。三层陈列马克思的著作。其实，马克思出生后在这里只住了一年半，他父亲在1818年4月租下这座房子，5月5日马克思出生，第二年10月全家便搬走了。马克思于此地可以说毫无记忆，他以后也许再没有来过。但是后人记住了它。1904年，这座房子被特利尔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确认为就是马克思的出生地，党组织多次想买下它，限于财力，未能如愿。到1928年才用十万金马克从私人手中买下并进行修复，计划在1931年5月5日开放。但接着政治形势恶化，希特勒上台，1933年5月，房子被没收，并做了法西斯地方组织的党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民主党才重新收回了这座房子，1947年5月5日终于第一次开放。

世事沧桑，从马克思1818年在这座房子里出生到现在已过了170年，这期间世界变化之大，超过了这之前的1700年。但是世界仍然在马克思的脑海里运行。陈列馆里有一张当年马克思投身工人运动和为研究学问四处奔波的路线图，一条条细线在欧洲大地来回穿梭，织成一张密网。英国伦敦是细线交汇最集中的地方。我目光移驻在这个点上，自然想到那个著名的故事，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读书、写作，时间长了脚下的地板给蹭出了一条浅沟。就像少林寺地砖上留下了武僧的脚窝一样，不管是文功还是武功，都是要下功夫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地球，把地球上的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科学技术、人的思维及这个世界上的哲学等等，全部做了他的研究对象。他要为世界究出个道理，理出个头绪。他是如阿基米德或者像中国的老子那样的哲人。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但他绝不只是想改变一时一地工人的境况。他不是像欧文那样去搞一个具体的慈善实验，就是巴黎公社，他一开始也不同意。他是要从根本上给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求一个解法。这幢楼里保存最多的资料是马克思的各种手稿和著作的版本。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共产党宣

言》和《资本论》了。这里有最珍贵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一本书能这样明确地告诉人们换一种活法，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持续百年而不衰的运动。我们只要看一看这橱窗里所陈列的从1848年首次出版以来，各地层出不穷的《宣言》版本，就知道它的生命力。它怎样为世界所接受，又怎样推动着世界。据统计，《宣言》共出版过七十多种文字的一千多种版本。它传到中国是在1920年，由陈望道先生译出第一个中文本。从此起起落落经历了两千年农民起义的神州大地卷起了一种崭新的风暴，共产主义的风暴。那些在油灯下捧读了麻纸本《宣言》的泥腿子，他们再准备打倒皇帝做皇帝，而是头戴斗笠，肩扛梭镖，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呼啸着冲过山林原野。三楼的第22展室是专门收藏和展出《资本论》的。最珍贵的版本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平装本。《资本论》是一本最彻底地教人认识社会的巨著，全书160万字，马克思为它耗费了40年的心血，为了写作，前后研究书籍达1500种。在这之前谁也没有像他这样讲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物质生产是精神活动的基础，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这本书不只是教人认清剥削、消灭剥削，它还教人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织经济、发展经济。甚至它的光焰逼得资本家也不得不学《资本论》，不得不承认劳资对立，设法缓和矛盾。《资本论》是一个海，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经过了在历史河床上的长途奔流，又经过了在各种学科山林间的吸收过滤，最后都汇到了马克思的脑海里，汇到了这本大书里来。我看着这些发黄的卷了边的著作和密密麻麻的各种文字的手稿，看着墙上大段的书摘，还有规格大小不一、出版时间地点不同的各种版本，一种神圣的感觉爬上心头。我仿佛是从大海里游上来，长途跋涉，溯流而上来到青藏高原，来到了长江、黄河的源头，这时水流不多，一条条亮晶晶的水线划过亘古高原，清流漫淌，纯净透明，整个世界静悄悄的，头上是举手可触的蓝天白云。夕阳从天井里折射进来，给室内镀上了一层灿烂的金黄。

150年前马克思宣布“共产主义幽灵”的出现，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真是茫然，吓得手忙脚乱。150年后，当我站在特利尔这座小房子里时，西方人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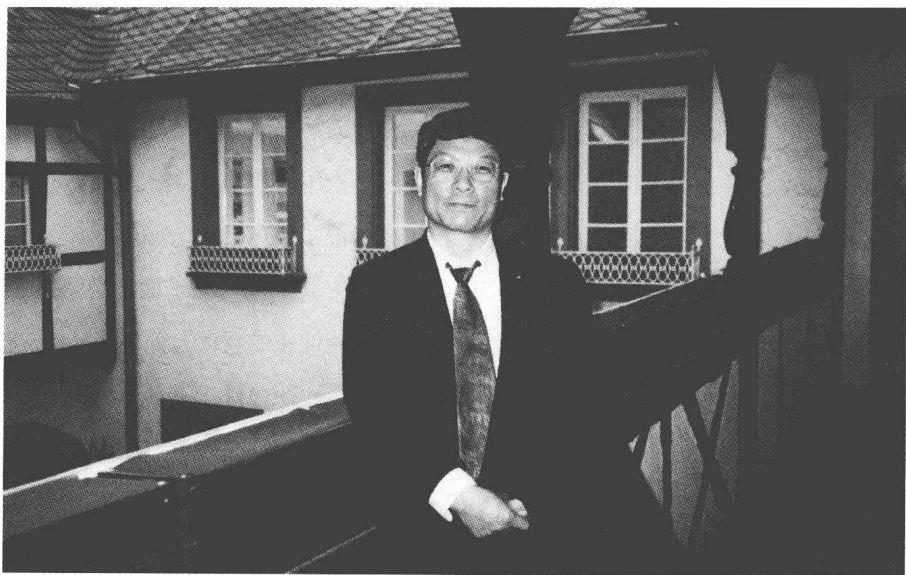
经不怕马克思了，这窗户外面就是资本主义世界。这个世界完整地保存了这座房子，还在它的旁边开辟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经过了那个“神圣的围剿”后，现在已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并认真地从中汲取着养分。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当时的西德曾专门发行832万枚铸有马克思头像的硬币，其中35万枚专供收藏。而在此前，西德马克上只铸历届总统的头像。联邦政府国务秘书就此事在议会答辩说：“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在西方虽有争论，但他无疑是一位重要的学者，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休·劳力埃德琼斯说：“现有的大量文献，包括一部分很有价值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不仅在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门学科中，而且在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都是每个有常识的读者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一种学说。”他们就像一位输在对方剑下的武士，拱手垂剑，平心静气地讨教技艺。

从留言簿上看，来这里参观最多的是中国人。马克思主义于中国有太多的太多的悲欢。这个幽灵在中国一登陆，旧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立即学着欧洲的样子“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就是共产党内，在经历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的一刹兴奋之后，接着便有无穷的磨难。这个幽灵一入国门，围绕着怎样接纳它、运用它，便开始了痛苦的争论。幽灵是万灵之药，是看不见的，是来自遥远欧洲的提示，是冥冥中的规定，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国这个封建文化深厚、崇神拜上、习惯一统的国度，总是喜欢有一个权威来简化行动的程序，省却思考的痛苦。中国历次农民起义总要先托出一个神来。陈胜吴广起义托狐仙传话，刘邦起义假斩蛇树威，直到洪秀全创拜上帝会自称上帝的代言人。总之，要从幽冥之处借来一个威严的声音，才好统一行动。于是传播共产主义幽灵的书一到中国，便立即有了革命的“本本主义”，这种借天上的声音来指导地上的革命所造成的悲剧，择其大者有两次。一次是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路线，导致根据地和红军损失殆尽。是毛泽东摒弃了洋本本，包括摒弃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那个马克思的老乡、军事指挥官李德，而只用其神，只用其魂。他不要德国的、欧洲的外壳，他用中国语言，甚至还带点湖南口音大声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

就走，农村包围城市。一下就讲清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幽灵才真的显灵了，革命重又“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第二次是建国后，对生产关系的错误估计导致了大跃进、公社化对生产力的破坏，直至全面崩溃的“文化大革命”。是邓小平再次摒弃了洋本本，他再一次甩开强加给共产主义幽灵的沉重的外壳，用中国语言，甚至还有点四川口音说了一声：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并大胆问了一句“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下子就使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老大跳出了共产主义的狂想，跳出了红色纯正的封闭。

当我们这几年逐渐追上了发展着的世界时，回头一看，不禁一身冷汗，一阵后怕，马克思当年批评大清帝国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如果我们还是那样封闭下去，将要重蹈大清帝国的覆辙。

读了几十年马克思的书，走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难得有缘，来到马克思最初降临人间的地方，观看这些最早出现在人世的福音珍本。但这时我已不像当年在课堂里捧读时那样，面前一片空白。心中的思考有如眼前这些藏书一样沉重。我注视着墙上用《宣言》文字组成的马克思肖像，他像佛光中的佛祖一样，忽然清晰，又忽然模糊。一会儿浮现出来的是马克思的形象，他的宽额头大胡子；一会儿人不见了，只是一行行的字母，字里行间是百年工运的洪流和席卷全球的商业大潮。我想，我们还是不了解马克思，许多年来我们对他若即若离、似懂非懂。这几年，我们也曾急切地追问：资本主义为什么腐而不朽，打而不倒呢？这个幽灵为什么不灵了呢？但是就在这个房间里，打开这尘封色褪的书稿，马克思老人早在1859年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过去我们也曾认真地对照马克思的书，计算过雇几个工人就算是资本主义，数过农民家养几只鸡，就算是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又忽略了，仍然在这些书稿里，马克思面对人们急切地询问他社会主义的步骤时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恩格斯说得更明白：“我们不打



1997年3月作者访问特利尔

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和预定看法，您在我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我们却硬要把他降低为一个行动家。共产主义既然是一个“幽灵”就幽深莫测，它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个方案。可是我们急于对号入座，急于过渡，硬要马克思给我们说下个长短，强捉住幽灵要其显灵。现在回想我们的心急和天真实在让人脸红，这就像一个刚会走路说话的毛孩子嚷嚷着说：“我要成家娶媳妇。”马克思老人慈祥地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先得吃饭，先得长大。”到一个半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五大”，认真地总结本世纪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党决不能提什么超越现阶段的任务和政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俗话讲：日久见人心。心者思想也。常人之心，年月可现；哲人之心，世纪方知。马克思实在是太高深博大了，在过去的岁月里，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学者，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其实都才刚刚从皮毛上理解了他的一小部分，便就立即或好或恶地注入感情，生吞活剥地付诸行动。他们经过许多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之后，再又来到他的肖像前、他的故